旁白:

虽然暂时搬到了外婆家，但通勤时间太长，始终不是长久之计。

利用这几天的零碎时间，我又陆陆续续看了几套房子，可惜没有合适的，只好扩大了搜索范围，也把预期价格提高了不少。

好在今天运气不错，公司附近的巷子里刚好空出一套整租的小屋，因为住惯了小铺的缘故，我对宽阔的平房很有好感。

空间大，就可以将一些设计所需的材料存放在家里，摆张大桌子，划出一片工作区，就像是齐司礼的工作室那样。

带我看房子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也是房东本人。她在这附近有好几处房产， 精神矍铄，只是腿脚有些不便，过门槛的时候摇摇晃晃的。

我:

奶奶，您扶着我过吧。

房东奶奶:

哎，小姑娘多谢你，这人老了，哪里都是毛病。

我:

您亲自带我看房子，我才要谢谢您。

房东奶奶:

我不爱用中介，中介哪里知道我这里的好和不好。

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。

几点钟外面有人出摊，哪家养了狗，叫不叫，我都能说明白。

旁白:

我笑着点点头，环顾四周，发现从沙发靠垫到桌布灯饰，选用的颜色相当活跃大胆。

我:

这装修好有意思！

房东奶奶:

你们年轻人应该喜欢。这里之前住的也是个年轻姑娘，是她弄的。

他的男朋友啊还是我介绍的，住在我另一个房子里。

两个人结婚之后，买了房，一起搬走了，临走前还专门来这里合了张影。

旁白:

奶奶拿出老年机，翻了好一会儿，将一张照片递到我眼前，上面是一对青年男女，拿着行李站在巷子口，两个人都笑得开怀。

但我的目光不由自主的被背景中的一个人影吸引了。这个人影很远小，佝偻着，带着个老气的帽子，只露出一点侧脸。

看起来像是个年纪挺大的人，我盯着看，却莫名有种直觉。

我:

不会吧……

房东奶奶:

怎么不会？他们还送了盒喜糖给我这个做媒的呢。

我:

不是不是。奶奶，您知道这个人，也是住在这附近的吗？

旁白:

我放大照片，点了点淹没于青灰色墙壁的鸭舌帽男。老太太眯着眼睛看了半天。

房东奶奶:

哦，这帽子……不是小陈的吗？

也是我这里的租客，他啊就住在我楼上那间阁楼里，是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子。

就是平时打扮得不太利落，老是帽子墨镜口罩。

旁白:

如果说，帽子、眼镜和口罩都是用来伪装的话……我的心怦怦跳，我没有认错，这个人一定就是查理苏！

我一直都明白，频繁的联络会给他带来危险，因此刻意没有要他的地址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不想了解他过得怎么样。

我握紧掌心，继续状似随意地与房东奶奶聊天 。

我:

奶奶，你能不能给我说说这个小陈的事情 ？

旁白:

老而温馨的房子里，我端正地坐在雕花木桌前，房东奶奶在我面前放上一碗绿豆汤 。

房东奶奶:

刚做好的，小姑娘你喝。

我:

嗯，好……

旁白:

我有些勉强地喝了两口，不是因为不好喝，而是因为奶奶正坐在对面，喜气洋洋又十分八卦地看着我。

房东奶奶:

哎呀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喜欢帅小伙有什么不对。

你想知道什么都尽管问。

旁白:

从刚才开始她似乎就误解了我的意图。但既然说了可以随便问，我也没有必要戳穿。

我:

好，那个，小陈他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呀？

房东奶奶:

他搬过来的时间不长，也就不到两个月，但是我们这里好多人都认得他。

我:

这是为什么呀？

旁白:

奶奶指了指窗外，不远处停了一辆小推车，车边靠着块木板，上面用粉笔潦草地写着“真鲜馄饨”。

房东奶奶:

小陈刚来的时候穷啊，一时半会儿也没找着工作，连房租都付不起。

那会儿卖馄炖的老刘把胳膊摔伤了，自己出不了摊，就问了问小陈。

问他能不能去帮工，每天早晚各班两个小时给工钱，还管饭。

这早是从五点开始，晚是到半夜，怪辛苦的，没想到小陈还真同意了。

他说他爱吃馄饨，将来就想跟喜欢的人一起开个馄饨摊，这算是预先排练。

旁白:

一口绿豆汤刚送到嘴里，听到预先排练这几个字，我连呛好几下，奶奶连忙抽了几张纸递给我。

房东奶奶:

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小伙子？一来二去就和大家熟了。

旁白:

我点点头。查理苏穷，大概是因为被通缉时不想暴露行迹，无法去银行取钱。

我想过他最初的那段日子是很难很难的，此刻这个想法得到了确证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买花给我，我垂下眼，一时又是感动，又是酸涩。

房东奶奶:

不过后来他就找到了工作，挣钱应该也不少，能力是有的，放心。

这工作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。

他老是在屋里摆弄电脑，老戴个耳机，估计是IT行业的。

旁白:

我深吸一口气，附和着点点头——没猜错的话，这是查理苏的监听计划。

我:

嗯，应该是。

房东奶奶:

这么一想，难怪他消息那么灵通，网上什么都看过。

旁白:

这好像是对IT行业的刻板印象……不过查理苏的却像是百事通一样，我忍不住笑了笑，又有些好奇。

我:

他都看过些什么呀？

房东奶奶:

我这个腿一直有关节炎，平时听广播养生节目，买点里面的药吃。

小陈就劝我说，这些东西又贵，成分根本没有药用价值。

我一开始不太相信他，我说小陈你又不是医生，怎么能分得清呢？

我:

您这么说了吗……

房东奶奶:

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

旁白:

不是医生，这只是句随意的话，停在我耳中却有些难受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刺伤孙泰中的夜晚。查理苏听到了，又会怎么想？

我:

没什么，您继续说。您后来相信他了嘛？

房东奶奶:

相信啊，他后来给我发了好几个什么……叫……公众号专家文章。

里面把广播里说的成分都讲了一遍，还打假，打的就是广播里那些药。

我:

奶奶，公众号的名字叫什么，您知道吗？我也想看看。

旁白:

奶奶把手机拿出来，放在桌子上，点开一个聊天框。

聊天框上的头像是一道在路面上被拉长的影子，周围茂密的梧桐树，有点像我从前下班回家必经的小路。

房东奶奶:

我也不知道名字是什么，就是这个文章，你看看呢？

旁白:

我侧过头去看，目之所及是个非常扎眼的标题“香菇胶囊是假的！看好钱包！”，下面还有署名，写着“名医Charlie”。

我:

名医Charlie……

旁白:

我忍不住弯起嘴角，仿佛能看到查理苏打下这个名字时得意的样子。

其实已经想到了，哪会有这么巧的事，他刚好看过某个不知名广播保健品的大家文章，这分明他自己写的。

房东奶奶:

怎么样，对小陈满不满意啊？

我:

呃，满不满意……

旁白:

突然这么问一句，有点像是在菜市场挑猪肉，但足见奶奶对查理苏印象非常好，我在他殷切目光下，点了点头。

房东奶奶:

但姑娘，小陈哪里都好，就是有一点不好，你要考虑清楚。

旁白:

奶奶见我同意，反而话锋一转，严肃了起来。

房东奶奶:

他最近的身体好像有点问题，不知道今后怎么样。

我:

真的！？他哪里不舒服？

旁白:

一激动，我的音调也拔高了不少。

房东奶奶:

好像是头疼。有一次我出门，看见他那么大个人，蹲在楼梯间里。

脸色煞白煞白的，就跟没知觉一样。

我叫他好几声，他就问我能不能把他地上的手机捡起来拨个电话。

我就说我帮你打120，他说不是120，又说算了不打了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才站起来又走了。我看不是小病。

旁白:

我怔住了，浑身发冷，他的头痛什么时候那么严重了，如果再不治疗，会不会有严重的后果？想到这里，急的鼻子有点酸。

房东奶奶:

到时候啊，你好好问问他——

旁白:

还在叮嘱着什么，我无暇回应，幸好外面响起咚咚的敲门声，吸引了她的注意。她一边答应着，一边去开门了。

？？:

我来给您交房租了。

房东奶奶:

唉呦，这不是小陈吗？

旁白:

小陈……这两个字让我的耳朵嗡鸣了一下。

我不可置信地、慢慢地回过头去，门开了一条缝，温暖的日光漏进来，描摹出一个熟悉的轮廓。

压低帽檐，戴着墨镜和口罩，明明表情也看不见，我却能感受到，他也在同一时刻凝滞在了原地。

房东奶奶:

来来，小陈，进来坐，喝碗绿豆汤。

旁白:

查理苏仿佛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还搭在门把上，轻轻带上门，走进屋，吱呀——木头矮凳被他拉开，他就坐在我的旁边。

房东奶奶:

小陈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

旁白:

奶奶去厨房拿绿豆汤了，她的声音隔着一道墙传来。查理苏看我一眼，不知怎的，我觉得他一定是在笑。

查理苏:

您问这个，是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吗？

房东奶奶:

说对咯。

旁白:

奶奶将碗搁在桌上，这一只和我的是同一系列雕龙画凤，很是喜庆。

房东奶奶:

小陈，人家小姑娘看到你的照片一见钟情哦，专门来打听你。

我:

不是——

房东奶奶:

小姑娘，没事。你要是不好意思，就当我这个老太婆说胡话。

旁白:

查理苏转过脸来，这一次他看得专注。坐得近了，我大概能看透一点墨镜里面，连他眸中的紫色都那么模糊，满溢的思念和喜悦却异常清晰。

我也忍不住盯着他，就这样对视着，不知过了多久。奶奶伸出手，在我们眼前晃了晃。

房东奶奶:

小陈，你不要盯着人家小姑娘这样看呀，吓也被你吓走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没有移开目光，他的声音又真诚又低缓。

查理苏:

我好像也对她一见钟情了。

旁白:

刚才被房东奶奶调侃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怎么样，现在脸却立刻红起来，仿佛我们真的是第一次见面。

查理苏:

怎么办，小姐，我想马上带你出去约个会。

房东奶奶:

约会好，约会好。

旁白:

奶奶笑得嘴都合不拢，从脚边一个布袋里掏出几个盒子。

房东奶奶:

刚好小陈你来了！把这个带着走。

我听你的去医院里面看了看关节，那边配了点止痛药给我。

医生说这种药还没面世，就他们那里能开，疗效好，头痛也可以吃。

查理苏:

哦？是哪里开的？

房东奶奶:

第一人民医院。

旁白:

盒子落在桌上，查理苏的目光暗了暗，我也看到了，药盒上的标签明晃晃地写着“DEA”。

然而只是片刻，查理苏神色便已如常，他拿起药盒，自然地装进兜里。

查理苏:

我好像听说过，这个药有一定的副作用。

房东奶奶:

真的假的？我家老头子、我好几个小姐妹都吃，医生也说不要紧。

查理苏:

我也不确定，回头我去找找那个公众号文章。

这几天您先别吃了。

从奶奶家离开，我和查理苏并肩走在巷子里，满巷都是橙红的夕照，我忍不住，一直侧脸看他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你说我现在应该说什么，做什么好？

旁白:

查理苏已经把墨镜解下来，挂在衣襟上，只是口罩依旧戴着。

我:

本来你计划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，要做什么？

查理苏:

就像之前在电话里说的，要和你一起欣赏写着我们名字的空气飞艇。

旁白:

他看着天边，语气都在微微颤抖，但我知道，这不是一种不好的颤抖。

因为我的语气也是一样的，它的意义是，渴望已久的心终于得到了满足。

刚才奶奶的话盘旋在我的脑海里，还有DEA，还有他的病，但所有的这些，我来不及拿出来一一问他。

我绕到查理苏身前，伸出手去放在他的耳际，将口罩轻轻揭了下来。

他瘦了些，脸色很白，轮廓更加分明。我张了张口。

我:

终于又见到你了。

旁白:

几乎同时，查理苏俯下身紧紧抱住我。

查理苏:

我也是，未婚妻，我也是。

旁白:

接下去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没有再说话，只是抱着，感受对方的呼吸，还有身体的起起伏伏。

一开始就已经很亲密无间，可我背后的那双手臂还在收紧，紧得让人有些疼了。

我:

查理苏，要断气了……

旁白:

查理苏松了点力道，但并不多，温热的气息停在我的耳际。

查理苏:

怪你啊。突然离我那么近，我有点承受不住。

你有没有听说过，饿了太久的人，不能一下子吃太多。

旁白:

我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我:

这么朴素的比喻，是查少会说出来的吗？

查理苏:

我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未婚妻花言巧语？

旁白:

他说得理所当然，我听着，却比所有的花言巧语都更像“花言巧语”，眼睛酸酸的，忍不住轻捶一下他的后背。

查理苏:

怎么打我？

我:

不告诉你。

查理苏:

不说我也知道，是未婚妻对我的爱溢出来了。

旁白:

还想要再敲敲他，但是脸上发热，举起的手究竟落不下去。

我们分开一点。明明拥抱了很多次，但刚才那一刻回想起来，还是会让人不好意思。查理苏大概和我有一样的想法，一本正经地直视着前方。

查理苏:

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的？

看到你的时候，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一脚踏进了免子洞。

旁白:

我将找房子、看照片、认出背影的来龙去脉告诉他，查理苏挑起眉。

查理苏:

我知道那张照片。当时老头子发现我的行踪，派了几个人来找我，他们也看过，但没认出来。

我:

什么？！你父亲派人来找你？

查理苏:

放心，除了几个空水瓶，我什么都没留给他们。而且他们走后，这里就变成了最安全的地方。

旁白:

我略略松了口气，但是还有个问题。

我:

他们怎么会想到要看那张照片呢？

查理苏:

好像是房东对他们说了，有对新人结婚后搬走了。

不知道我父亲给了他们什么样的情报，他们对结婚这两个字敏感得不得了。

以为那对新人当中有一个是我。

旁白:

查理苏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我很快明白过来，为什么他们对"结婚”这 个词那么敏感，谁叫查理苏整天未婚妻、未婚妻地叫呢。

见我露出了然的神情，查理苏悠悠地叹了口气。

查理苏:

我还以为我的伪装是天衣无缝的。

没想到那么小小的一个影子，你就认了出来。

我:

我是不是应该假装其实没认出来，只是偶遇，让查少为自己的伪装技术开心一下？

查理苏:

没有必要。

旁白:

查理苏垂下眼，弯起的睫毛在他脸上投下阴影，薄薄的嘴唇开合，他说——

查理苏:

你认出来了，我更加开心得要疯了。

旁白:

呜哇，呜哇，脑海中有个报警器在大叫。是不是太久没见他的缘故，怎么心脏一会儿噗通一下，心律不太齐，我赶紧别过脸去。

我:

好啦，小陈，别贫嘴了。不是要带我去约会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怔了一下，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犹疑，有些难过的样子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其实——

我:

去哪里约会都可以。

旁白:

我接上他的话，其实早就看出，最初的喜悦褪去，又有什么值得挂心的东西回到了他的身上，但不管是什么，我总是愿意帮忙的。

查理苏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嘴角微微扬起。

查理苏:

今天下午我和一个叫药物安全保障协会的组织约好了。

要和他们聊聊关于DEA的副作用。

我:

好啊，我们一起去。

旁白:

这句话出口，我们对视一眼，并肩作战过太多次，已经无需再多说多劝什么。

查理苏夸张地叹了口气，又故作无奈地摇摇头。

查理苏:

本来我一个人还算隐蔽，加上那么耀眼的未婚妻，恐怕一下就会被发现。

旁白:

我知道这是句打趣的玩笑话，但确实提醒了我，我和他一起行动确实会增加暴露的风险，这是我考虑不周的地方。

查理苏察觉了我的沉默，他的眉目也沉下来。

查理苏:

看来我开了个没品位的玩笑。

我:

不是啦，我只是想到两个人的话确实……

旁白:

查理苏取下衣襟上的墨镜，架在我的眼睛上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口罩，拆开包装，给我戴上。

查理苏:

没有确实，这样不就好了么？

旁白:

我用余光瞥一眼口罩的样子，发现右下角印着一只小乌，而查理苏那枚口罩的左上角，也印有一只同样的。

我:

怎么还是情侣口罩？

查理苏:

那当然是因为我一直都想着跟未婚妻演绎雌雄大盗的角色。

旁白:

他看起来很高兴。我又想到了刚才那个“没品位”的玩笑。虽然是玩笑，但我能隐约感受到，他内心有所犹疑。

就像是他头疼得那么厉害，却从不向我提及，是因为担心我，还是怕我感到担心呢？我拉住他的袖子。

我:

那以后头疼的话，要打电话给我，不要犹豫。

旁白:

这是句没头没尾的话，但查理苏在片刻的愣怔后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查理苏:

好。

旁白:

我大步向前走去，他的风衣袖子都被我拽长了。

我:

走吧！我们怎么去？

查理苏:

问斯拜得二世借一下它的坐骑。